

陈泽轩

跳出美学流量，读懂舞台上的杜甫



舞剧《杜甫》剧照。

公元770年冬夜，湘江上的风冷得刺骨。一艘船泊在岸边，船中的烛火明明灭灭。舱中衰病的老者，在暮色沉沉中溘然长逝。远处传来一两声寒鸦的啼叫，消失在黑暗里，天地间只剩下江水的波涛声。这便是“诗圣”杜甫留给世间的最后剪影。

当记忆的线穿过历史长河，来到一千二百余年后的今天。由重庆歌舞团出品、韩真与周莉亚联合编导的舞剧《杜甫》，以“一个人笔下的唐朝”为叙事脉络，用生动的舞姿重新书写了杜甫的诗句。自2016年首演以来，该剧累计演出二百余场，所到之处一票难求，成为当代舞剧创作的重要现象。前不久，舞剧《杜甫》登陆长沙巡演，再度掀起观剧热潮，让湖南观众近距离邂逅诗圣风骨，梦回大唐诗境。

然而，我们在盛赞其美学成就的同时，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今天的观众需要一个这样的杜甫？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态度。

当前对《杜甫》的主流评价，集中于其美学上的成功：整体的写意手法、舞姿的飘逸、“双生杜甫”的人物形象安排。但如果将目光从舞台本身移开，转向观众，那些坐在剧场里为杜甫的悲悯鼓掌的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人们愿意为民间疾苦感动，但那种感动不刺痛、不沉重。剧中《丽人行》舞段全曝光逾四十亿次，成为唐朝美学的代名词，而杜甫原诗中“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背后直指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辛辣讽刺，却被这种美学所掩盖，在传播中悄然过滤。但掌声落下之后，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消费的是一个真实的

杜甫，还是一个浮在表面上的文化符号？历史人物的当代呈现，或多或少地会经历现代的二次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是否保留了原作核心的精神面貌？当一首直斥权贵骄奢的诗篇，被呈现为赏心悦目的“美人图”。我们是否正在将批判本身也变成一种消费？这个问题，并非舞剧《杜甫》所独有，却因这部作品的巨大影响力而尤为值得关注。

如果说上述追问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么舞剧《杜甫》令人称道的艺术创造，恰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回答。剧中“双生杜甫”的艺术手法独具特色。编导大胆引入一实一虚两位杜甫形象，分别由两位舞者扮演，即深陷俗世的现实杜甫，与坚守本心信仰的精神杜甫。这并非青年与老年之分，而是象征诗人一生挣扎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传统美学讲究“虚实相生”，该剧通过镜面对白来分出“双生杜甫”，最终达到杜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内心撕扯。将同一个人的不同思想状态进行共舞与对比，是该舞剧叙事的重要亮点。

例如，当现实中的杜甫在官场中不得不弯腰、露出阿谀姿态时，精神杜甫发出了讥讽的笑声。随后，精神杜甫走上前，亲手为现实杜甫褪下官服。那一瞬间没有一句台词，观众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位诗人的精神涅槃。

在“双生杜甫”的精神主线之外，舞剧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群舞段落《丽人行》与《兵车行》，恰好构成了盛与衰、美与痛的鲜明对照。

《丽人行》取材于杜甫同名诗作。诗

描绘的是杨国忠兄妹春日宴游的场景。舞台上，丽人们绣罗衣裳、端庄大气、体态婀娜、摇曳生姿，将盛唐气象推至极致。但这婀娜缓慢的动作描绘的并不是贵族悠游的生活，而是一种被权力豢养后的失神状态。盛世华服之下，是统治阶层的骄奢淫逸；极致的华丽，恰恰预示着极致的崩塌。而到了下篇“安史之乱”，同一批舞者再次登场。他们仍然跳着旧日的舞，却衣冠残破，最后如游魂一般轰然倒下，象征一个盛世时代的覆灭。从极盛到极衰，就在转瞬之间。

如果说《丽人行》呈现的是盛世之奢，那么《兵车行》则直击战乱之痛。说的是天宝年间唐王朝对边疆地区征战频繁，因此朝廷需要大量征兵。很多年轻壮丁被迫与家人分别，场面催人泪下。舞台上，巨大的车轮顶天立地，士兵们在车轮前推、拉、拽、爬，动作充满突然的停滞与沉重的顿挫。杜甫以一介书生之躯走向滚滚车轮，他想努力地阻挡这一切。可他拦不住，于是他只能用他的双眼默默记录这一切。这正是杜甫之所以为“诗圣”的原因，在绝望中仍保有悲悯，在无力中仍选择发声。两个舞段，一奢一痛，一盛一衰，共同构成了杜甫眼中那个伟大时代由盛转衰的完整图景。

繁华已去，就在大地即将归于沉寂的时候，一首《春夜喜雨》将观众的情绪从低沉拉向了欢快，场景的色调从暗绿色变成了浅绿色，在这一大片绿色上面出现了草地、田野和杨柳。农人们拿着锄头，背着竹篮，欢歌笑语，在田野之间劳作，一片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呈现在眼

前。在杜甫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精神底色之上，还藏着对生命永恒的敬畏，对未来的一片乐观。

一部好的舞剧，不仅要给人带来情绪上的愉悦，更要给人以深刻的思考。舞剧《杜甫》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湛的舞蹈编排与审美呈现，更在于它以当代艺术语言激活了杜甫精神的生命力。在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它让观众用听觉去感受“沉郁顿挫”，用眼睛去目睹“朱门酒肉臭”，用情感去共鸣“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恰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益探索。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当代呈现都面临着内在压力。如何在满足当代审美需求的同时，不稀释文本原有的批判精神？如何在让经典“出圈”的同时，不让传播的流量淹没原作的重量？如何保留文学作品的原有韵味？这是创作者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也是每一位观众在走出剧场后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发展，不是简单的符号挪用或美学包装，而是需要在保留本真的基础上用心对话。在舞剧的谢幕时刻，台上的杜甫最后一次伸出双手，仿佛要拥抱天下寒士时，我们应当记住，真正的文化传承，既需要艺术的美感，也需要思想的重量。一部优秀的舞剧，不仅应当让观众看到美，更应当让观众在走出剧场之后，重新审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这，或许正是《杜甫》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影视观察

《主角》人生，何以为敬

黄清卫



《主角》海报。

要论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以及如今改编成电视剧、正在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主角》有何区别？答曰：各有千秋，而又万变不离其宗。

小说《主角》如秦腔老腔，沉郁顿挫，字字千钧，能让人在纸页间嗅到黄土的腥膻与汗水的咸涩；电视剧则如华阴老腔，搭上了现代的舞台灯光，用影像的流动感把那些跌宕起伏的命运推到了观众眼前。有读者偏爱原著里那股粗犷而绵长的苍凉，也有观众被荧屏里鲜活的面孔与悲欢离合击中泪腺。

《主角》里的各色人等，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无论是站在舞台中央、接受万人欢呼的忆秦娥（易青娥），还是那个为别人敲响开场锣鼓的鼓师胡三元；无论是风光一时而后又跌落谷底的胡朝香，还是在嫉妒与不甘中挣扎的米兰；无论是威严又无奈的黄主任，还是那个为爱痴守、最终黯然退场的封潇潇……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作为主角的精彩人生。这些人物并非只为衬托忆秦娥而存在，他们各自背负着自己的梦想、挣扎与救赎，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人生剧本。而这些从不同视角和维度铺展开来的秦腔人生，为三秦大地，乃至西北五省热爱生活、热爱秦腔的人民，注入生生不息的黄土魂魄。

秦人爱戏，尤爱这深入骨髓的秦腔，这是流淌在血液里不屈不挠的奋斗密码。为什么秦腔要吼？因为它诞生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要在风沙与干旱中吼出生命的顽强与个体的屹立不倒。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唱腔，不是表演，而是活法。在这片黄土地上，一个人可以穷、可以累、可以苦，但不能没有那一嗓子震耳欲聋、天动地阔的秦腔。戏台上的忠奸善恶、悲欢离合，是台下平淡日子的翻版。《主角》之所以能击中无数读者的心，又让无数观众感动，因为它写的不仅是忆秦娥一个人的沉浮，更是千千万万秦人共同的生命史诗。哪怕你是在荒山野岭，你也要用嗓子吼出一片天地来。

主角忆秦娥就是奋斗成功后，众星捧月的那个“月”。她从秦岭山里苦楚的放羊娃，一步步走向耀眼的人生。这条路，她走了几十年。起初，她只是宁州剧团里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烧火丫头，被人唤作“易招弟”，又被人嘲讽为“哑巴”，进而受尽旁人冷眼与欺凌。但她有一个常人不能企及的长处，吃得了苦中苦、深夜的排练场，只有她一个人对着月光练腿；别人休息时，她还在揣摩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细节。从《打焦赞》里的杨排风，到《游西湖》里的李慧娘，她把每一个动作都练了成千上万遍，直到肌肉都记住了那股力道。胡三元这个舅舅，在艺术上却给了她最严苛的启蒙——“鼓点就是你的命，一槌都不行。”正是这种近乎残忍的磨砺，让易青娥一步步走到了省城、京城、走向世界，成为“秦腔皇后”。

然而，忆秦娥的人生舞台上，除了掌声与鲜花，还有磨难。她两次婚姻都支离破碎，给她留下一生的伤痕；她倾注心血的养女宋雨，复制了她当年的道路，甚至取代了她的位置；她最疼爱的儿子刘忆意外出打工。她还要面对同行的嫉妒、流言的围剿、时代的冲击。但每一次跌入谷底，她都会重新站上排练场，用秦腔把自己从泥潭里拔出来。她说过一句话：“戏比命大。”她把苦难都揉进了角色里，让每一个神韵的眼神、每一个舞动的衣袖、每一句精准的唱词、每一个细腻的动作都有了蓬勃生命的力量。

《主角》让我们看到，这世上没有天生的主角，只有不肯下台的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命运里扮演着主角，也许没有聚光灯，也许没有掌声，也许没有鲜花。但只要还在吼，还在走、还在活，就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回答。

苑杂谈

至味是墨香

杨学成

我与书法的缘起，始于年少描红课业。那时端坐学堂，执管濡毫，照着范本一笔一画临摹。那时虽不懂笔墨章法，却在每一笔一画的工整书写中，在心底埋下了热爱书法的种子。墨痕落纸的温润，笔锋运转的力道，成了一生割舍不断的情缘。

而后在乡村生活的岁月里，这份热爱有了更质朴的寄托。我刷写石灰标语，以糙面高墙为纸，简易石灰作墨，不求笔墨精巧，只求字体端正，在一次实地书写中，练稳了执笔功底，养成了工整严谨的书写习惯。

投身工作后，数年文字岗位的历练，更让我对文字书写有了追求。日常伏案撰写文稿、雕刻钢板，力求工整严谨、清晰端庄，容不得丝毫潦草疏漏。这段时光，不仅磨平了心性浮躁，更让我深深领悟汉字结构之美、章法之律，也愈发渴望叩开传统书法的大门，潜心临摹古今名家碑帖，正式走上专业习书的道路。

习书之道，贵在师古，唯有博采历代碑帖精髓，方能进步。我潜心溯源书艺源流，先取唐楷夯实根基，临习颜真卿《多宝塔碑》，学习其端庄浑厚、骨力内含，养

笔墨沉雄之气；研读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悟其严谨峭拔、秀雅灵动，练就扎实的字形架构。而后，我专攻北魏碑刻，反复揣摩《张猛龙碑》的雄健刚劲、《张黑女墓志》的飘逸温润、《石门铭》的洒脱奇崛，于魏碑金石气韵中，取古朴苍浑之韵；又偏爱于右任楷书，融其宽博大气、质朴洒脱之风。其间，我也曾临过《曹全碑》汉隶，与楷书习相辅相成。

由楷入行，我追慕二王笔墨风流，谨临《兰亭序》《圣教序》，品味魏晋行书清雅飘逸、气韵盎然的致；继而勤摹米芾书风，潜修《蜀素帖》《苕溪诗帖》，取其笔势跌宕、洒脱纵逸、灵秀多变的笔法意趣，挣脱平板桎梏，丰盈笔墨灵气。为求书艺贯通圆融，我悉心揣摩孙过庭草书《书谱》，既习草法连绵萦回、挥洒洒脱之姿，又深究书学义理，以理论滋养笔墨，以技法印证古训，知行相济，造诣日深。

为悟书道真谛，我始终坚持走出书斋、探千古墨韵，遍访华夏书法圣地，汲取天地人文之养分。漫步浯溪碑林，摩崖石刻林立千古，饱览先贤遗墨，尽感碑学文脉深厚悠长；驻足西安碑林，徜徉

千年碑海，纵览历朝书体流变，静与古贤隔空晤谈；远赴绍兴兰亭，追曲水流觞逸风，体悟魏晋风雅书道禅心；登临望城书堂山，踏寻欧阳询故里，亲承楷书祖风文脉熏陶；拜谒樊樊南故里，体悟米书洒脱不羁的风骨神韵……步步寻访，处处参悟，胸襟得以开阔，眼界得以高升。

数十载临池不辍，终得墨韵留香。多年潜心创作，我的书法拙作先后登载《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多家报刊；更有多幅作品，被日本、瑞典等国际友人珍藏。在国家、省、市、县各类书法赛事评选中，我亦屡获小奖。

艺途漫漫，幸得名家提携，更让我砥砺前行。湘籍书法家李铎先生，感念我半生习书之诚，为我的作品集题写“杨学成书法艺术作品集”，笔力苍劲、意蕴深厚；篆刻家韩天衡先生，专为我治印“学成戏笔”，刀法精妙、气韵古朴；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亦为我镌刻“褒德如斯”印章，道尽我以笔墨为寄的执着。三方名家墨宝与金石篆刻，激励我深耕不息。

一路寒窗磨砚，寂寂耕耘，皆是岁月沉淀、朝夕笃行所成。

方水土

炎帝陵，有鄦。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洙水追逐湘江。位于湘东南的炎陵县，原名为鄦县。

鄦，一“雨”润三“口”，意指人所聚居之城。字形仿佛诉说着这方水土的故事：雨水丰沛，流水清澈，风水调和，生物繁华，人与自然相依相融。

早些年，“鄦”字对外地人来说，是生僻字符，翻开字典，也只有表示地名的解释。因“鄦”字难辨，连三湘第一高峰酃峰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书信年代，寄往外地的邮件分发，时有卡壳，出差携带的证件，经常遭遇识别质疑。“鄦”字对本地不少人来说，也是书写繁琐，长途客车司机为图快捷，班线牌上直接画个圆圈，以“零”代“鄦”，成了当地一桩趣谈。

兴许就是路难走，字难认，此地少有惊扰，存得一鄦湖，清冽纯净，是酿制糯米水酒的天然玉液。《荆州记》云：“有鄦湖，周迴三里。取水为酒，酒极甘美。”坛坛鄦酒，为祈福庆典助兴，为秋

炎帝陵，有鄦有林有灵

谭圣林

收冬藏压轴，为衣食丰足扬眉吐气。醇香之中，仿佛流淌着炎帝神农氏所奠定的农耕血脉。

炎帝陵，有林。

三湘四水，123个县(市、区)在此捐栽了246棵大香樟，成一片家乡林、同心林。与之相邻，还有由36棵大树组成湖南省行政版图形状的福林。这片绿意，陪伴罗霄山下炎陵儿女，迎接四海而来的华夏儿女。

山不在高，有林则清。林不在奇，有根则水长流。沅水、斜瀘水、洙水，潺潺而下，洗衣、灌溉、行舟，最终汇入长江。水流过处，是生命，也是文明。

也，报功德也，抑为鄦之民与楚南民祈福也。”力透纸背的，是天地人间的大道至理：“其所以足食，则农业立国使然，而农业立国，又实我炎帝创始也。”广为流传的，是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丁壮有业，老疾有养，衣食南亩，以终其天年。”一块碑，是一面镜子；一片碑林，便是一部无声的经典，教人知来路，明德行。

炎帝陵，有灵。

新春，游子披红而来，祈福迎祥。清明，后人踏青而至，扫墓叩首；金秋，子孙携五谷而归，迎丰纳祥。在这片山水间，人们寻根问祖，亦抚平心绪，寄托愿景。

现实或有沟坎，但生活总会酝酿美好。正如这山间的茶，生于石畔，得玉泉滋养。自洙水、沅

水之滨，至湘山鹿原、茶马古道，处处有茶香。人们采制煎饮，以茶解乏，以茶明心。

山水有灵，草木亦有灵。传说中，炎帝尝百草、疗民疾，福泽绵延至今。如今，山中百草被精心采摘荟萃，或入药调理，或用于养生，继续护佑着这一方生灵。

忆往昔，先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生命与土地紧紧相连。

看今朝，新农人耕耘不息。黄桃、李李压弯枝头，他们悉心照料，待阳光雨露将果实酿成甜蜜。透过一方屏幕，山里的绿色珍宝抵达远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片土地始终涌动着活力。炎帝为民开创的农耕精神，如同不竭的养分，至今仍滋养着这方山水与其上的人们。